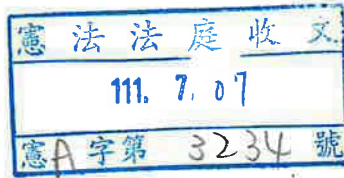


正本



## 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

案號：新案

聲請人

姓名：王光祿

送達代收人：羅惠馨律師

訴訟代理人（一）

姓名：羅惠馨律師

訴訟代理人（二）

姓名：林秉嶽律師

■ 聲請一般查詢案件審理進度

■ 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陳報 E-Mail（以一組為限）如下：

1  
2 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事：

3 **主要爭點**

- 4 一、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1 號刑事判決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5 第 20 條第 1 項，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獵槍，供作生活  
6 工具之用者，限於「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之自製獵槍為  
7 限，始能免除刑罰之規定，是否違反憲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憲法  
8 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之意旨？  
9 二、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1 號刑事判決就原住民基於非營利自用目  
10 的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不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規定，是否  
11 違反憲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及  
12 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之意旨？

13 **審查客體**

14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1 號刑事判決。  
15

16 **原因案件或確定終局裁判案號**

17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1 號刑事判決（下稱本案確定判決，[文件 1](#)）。  
18

19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20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1 號刑事判決違背憲法，應受違憲宣告，並廢  
21 棄發回最高法院。  
22

23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24 **壹、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之目的：**

25 為原住民持獵槍獵捕野生動物事件，認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1

號刑事判決，違背憲法上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意旨，為此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貳、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 一、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含確定終局裁判所認定之事實），及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 （一）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緣聲請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經一審法院處以參年陸月有期徒刑，終遭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1 號刑事判決駁回非常上訴，本案確定在案。聲請人基於非營利自用，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應屬法律容許之行為，卻遭法院判決有罪，已侵害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

#### （二）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

按司法院釋字第803號解釋理由書：「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本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第12項前段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並對其教育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是原住民族之文化為憲法所明文肯認，國家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其發展之義務（本院釋字第719號解釋參照）。身為原住民族成員之個別原住民，其認同並遵循傳統文化生活之權利，雖未為憲法所明文列舉，惟隨著憲法對多元文化價值之肯定與文化多元性社會之發展，並參諸當代民主國家尊重少數民族之發展趨勢（註1），為維護原住民之人性尊嚴、文化認同、個人文化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完整，進而維繫、實踐與傳承其所屬原住民族特有之傳統文化，以確保原住民族文化之永續發展，依憲法第22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及第12項前段規定，原住民應享有選擇依其傳統文

1 化而生活之權利。此一文化權利應受國家之尊重與保障，而為個別  
2 原住民受憲法保障基本權之一環。狩獵係原住民族利用自然資源之  
3 方式之一，乃原住民族長期以來之重要傳統，且係傳統祭儀、部落  
4 族群教育之重要活動，而為個別原住民認同其族群文化之重要基礎。  
5 藉由狩獵活動，原住民個人不僅得學習並累積其對動物、山林與生  
6 態環境之經驗、生活技能與傳統知識，從而形塑其自身對所屬部落  
7 族群之認同，並得與其他原住民共同參與、實踐、傳承其部落族群  
8 之集體文化，為原住民族文化形成與傳承之重要環節。是原住民依  
9 循其文化傳承而從事狩獵活動，乃前述原住民文化權利之重要內涵，  
10 應受憲法保障。」(文件2，第10-11頁)。

## 11 二、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

12 (一)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 102 年度偵字第 1754 號起訴聲請  
13 人下列犯罪事實：被告王光祿（即聲請人）為布農族原住民，明知  
14 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  
15 管之管制物品，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無故持有，竟未經許可，  
16 基於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槍枝之犯意，於民國（下同）102  
17 年間某日，在臺東縣： 鄉 村 部落往第 1 林班地河床上某  
18 處，拾獲不詳姓名之人所遺失具殺傷力之土造長槍 1 枝（含瞄準鏡 1  
19 具及子彈 5 發），且明知為他人所遺失之物，基於侵占之犯意，而非  
20 法持有之。被告亦明知臺灣野山羊及山羌，均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  
21 會（下稱農委會）公告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非因其族  
22 群數量逾越環境容許量，或基於學術研究、教育目的且經中央主管  
23 機關許可者外，不得獵捕，而長鬃山羊及山羌族群量並未逾越環境  
24 容許量，竟為供其家人食用，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亦非基於學術研  
25 究或教育目的，於 102 年間某日，攜帶上開具殺傷力之土造長槍（含  
26 瞄準鏡）1 支及番刀 1 把，前往臺東縣 鄉 村境內之行政院農  
27 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關山工作站（下稱臺東林管處關山

1 工作站)第3林班地,持前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裝置瞄準鏡之土  
2 造長槍,擊發3發子彈,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山羌1隻及長鬃山羊1  
3 隻。嗣遭警查獲。而以「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野生動物保  
4 育法》第18條第1款、第2款、第4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  
5 定)」、「未經許可持有獵槍罪(《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  
6 項規定)起訴。

7 (二)本案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02年度原訴字第61號刑事判決將被告論  
8 以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處有期徒刑3年2月,  
9 併科罰金新臺幣7萬元),及非法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罪(處有期徒  
10 刑7月),定其執行刑3年6月。

11 (三)案經聲請人提起上訴,迭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度原上訴  
12 字第17號,及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280號刑事(程序)判  
13 決駁回上訴確定。

14 (四)本案嗣後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以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  
15 年度原上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違背法令為由,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  
16 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非字第1號審理中,並於106年2  
17 月9日開調查庭,聽取當事人、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意見,最高法  
18 院之後本於法的確信認定有違憲疑義,遂裁定停止審判,並於106  
19 年9月28日向司法院聲請大法官解釋。

20 (五)司法院大法官召開言詞辯論庭後做成司法院釋字第803號解釋,該  
21 號解釋認就自製獵槍部分,尚不生違憲問題;另除有特殊例外,否  
22 則原住民不得獵捕保育類動物,是本件聲請人無法依803號解釋救  
23 濟,而最高法院終以106年度台非字第1號刑事判決駁回聲請人之  
24 非常上訴定讞。

25 (六)按憲法訴訟法第59條規定,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  
26 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抵觸  
27 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前項聲請,應於不利

1 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 6 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查憲法訴訟法自 108  
2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95 條，並自公布後三年施行。復  
3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4 條規定：「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或以命令  
4 特定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則憲法訴訟法應係自  
5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而聲請人於 111 年 1 月 10 日收受本案確定判  
6 決書，屬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憲法訴訟法施行後送達者，  
7 故應自收受本案確定判決翌日起算六個月內提出憲法訴訟，即應於  
8 111 年 7 月 11 日提出本聲請書向憲法法庭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核屬  
9 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 6 個月法定期間內所為之聲請無訛，故聲請人  
10 於法定期間內提出本案憲法訴訟應屬適法。

### 11 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內容：

- 12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  
13 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  
14 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
- 15 （二）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1條規定：「（第1  
16 項）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  
17 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  
18 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第2項）前項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  
19 動物之行為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其申請程序、獵捕方式、獵捕動物  
20 之種類、數量、獵捕期間、區域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21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 22 （三）司法院釋字第803號解釋理由書：「系爭規定一明定原住民未經許可  
23 而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僅應處以  
24 罰鍰，而不適用相關刑罰之規定。其中『自製之獵槍』一詞，尚非  
25 罕見或一般人難以客觀理解之用語，法院自得本其文義與立法目的，  
26 依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適當闡明其意  
27 涵而為適用。是系爭規定一關於自製之獵槍一詞，尚與法律明確性

1 原則無違。...況系爭規定二就自製之獵槍，限於申請人自行獨力或  
2 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協力之製作，而未基於安全性及穩定性  
3 之考量，為相關之輔助機制；且未對原住民自製之獵槍建立完整之  
4 安全驗證制度及安全使用訓練機制。綜上，系爭規定二對於自製獵  
5 槍之規範尚有所不足，未符合使原住民得安全從事合法狩獵活動之  
6 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身體權及原住民從事  
7 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至遲自本解釋公布之  
8 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儘速檢討修正，就上開規範不足之部分，  
9 訂定符合憲法保障原住民得安全從事合法狩獵活動之自製獵槍之定  
10 義性規範。」、「立法者於規範原住民基於傳統飲食與生活文化下因  
11 非營利性自用之需而得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範圍時，除有  
12 特殊例外（例如野生動物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之情形），應不包括  
13 保育類野生動物；於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原住民獵捕、宰殺或利用野  
14 生動物之管制規範之情形，主管機關應審慎衡酌野生動物之保育、  
15 物種多樣性之維護及自然生態之平衡等重大公共利益，尤其考慮其  
16 珍貴性、稀少性與存續危機之具體情形，就原住民基於傳統飲食與  
17 生活文化下因非營利性自用之需而申請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  
18 生動物部分，採特別嚴格之管制手段，僅於特殊例外（例如野生動  
19 物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之情形），始得予許可，以求憲法上相關價  
20 值間之衡平。」

## 21 參、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違憲之情形：

### 22 一、確定終局裁判牴觸憲法：

#### 23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牴觸憲法部分：

24 本案確定判決指出：「本案確定判決說明該槍枝既可使用口徑  
25 12GAUGE 之制式散彈，自非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益顯  
26 與原住民族所自製獵槍不同，而該槍枝既非屬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

1 許之方式製造，再由被告取得，顯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 20 條第 1 項『自製獵槍』之構成要件不符，尚無援引該條項之規定  
3 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等旨，經核於法尚無不合。」違背司法院釋字  
4 第 803 號解釋：「系爭規定一明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而製造、運輸或持  
5 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僅應處以罰鍰，而不適用相  
6 關刑罰之規定。其中『自製之獵槍』一詞，尚非罕見或一般人難以  
7 客觀理解之用語，法院自得本其文義與立法目的，依文義解釋、歷  
8 史解釋、體系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適當闡明其意涵而為適用。是  
9 系爭規定一關於自製之獵槍一詞，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之  
10 意旨。

## 11 (二) 野生動物保育法抵觸憲法部分：

12 本案確定判決指出：「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  
13 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旨在藉由公權力對原住民擬進行之獵殺野生動  
14 物為適當之審查及限制，以免過度侵犯野生動物之生存，其立法目  
15 的，係在追求公共利益；其所採取之事前申請核准之管制手段，亦  
16 可有效約束狩獵活動於適當範圍，自有其必要性。是縱依原住民族  
17 基本法第 19 條之規定，基於非營利性自用之需，仍不得任意獵捕保  
18 育類野生動物。」係違背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有關保育類野生  
19 動物應嚴格管制自用需求獵捕之釋示部分，係針對未來立法方向之  
20 闡釋，以及使原住民族縱有《野生動物保育法》、原基法等優惠法令，  
21 於獵捕保育類動物時，仍與非原住民同受刑事處罰，因而違反憲法  
22 上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等。

## 23 二、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

### 24 (一) 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應受國家之尊重與保障，而為個 25 別原住民受憲法保障基本權之一環：

26 1. 按「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



心價值（本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第 12 項前段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並對其教育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是原住民族之文化為憲法所明文肯認，國家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其發展之義務（本院釋字第 719 號解釋參照）。身為原住民族成員之個別原住民，其認同並遵循傳統文化生活之權利，雖未為憲法所明文列舉，惟隨著憲法對多元文化價值之肯定與文化多元性社會之發展，並參諸當代民主國家尊重少數民族之發展趨勢（註 1），為維護原住民之人性尊嚴、文化認同、個人文化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完整，進而維繫、實踐與傳承其所屬原住民族特有之傳統文化，以確保原住民族文化之永續發展，依憲法第 22 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及第 12 項前段規定，原住民應享有選擇依其傳統文化而生活之權利。此一文化權利應受國家之尊重與保障，而為個別原住民受憲法保障基本權之一環。」，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參文件 2，第 10-11 頁）。

2. 由上述解釋理由書可知，個別原住民認同並遵循傳統文化生活之權利，雖未為憲法所明文列舉，但藉由：（1）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及第 12 項前段課予國家保障、扶助並促進發展原住民「族」集體文化之義務；（2）憲法本身對於多元文化價值之肯定與文化多元性社會之發展；（3）當代民主國家尊重少數民族之發展趨勢（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依據，並透過憲法第 22 條之規定，而為個別原住民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先予敘明。

（二）本案確定判決將「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作為自製獵槍之要件，違反目的解釋、歷史解釋與合憲性解釋等解釋方法，與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意旨相違：

1. 按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謂：「系爭規定一明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而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僅應處以罰鍰，而不適用相關刑罰之規定。其中『自製之獵槍』一詞，尚非罕見或一般人難以客觀理解之用語，法院自得本其文義與立法目的，依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適當闡明其意涵而為適用。是系爭規定一關於自製之獵槍一詞，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等語，雖肯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關於「自製之獵槍」之規定，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惟仍強調法院應本其文義與立法目的，依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適當闡明其意涵而為適用（參文件 2，第 15 頁）。

2. 惟查，本案確定判決謂：「本案確定判決說明該槍枝既可使用口徑 12GAUGE 之制式散彈，自非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益顯與原住民族所自製獵槍不同，而該槍枝既非屬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再由被告取得，顯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自製獵槍』之構成要件不符，尚無援引該條項之規定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等旨，經核於法尚無不合。」等語，顯然係將「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作為自製獵槍之要件，不但違反立法目的，更忽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之立法沿革，甚至也牴觸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身體權及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意旨，詳如後述：

(1) 從目的解釋以觀，按 86 年 11 月 24 日全文修正公布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陳列或持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修法之主要考量，係基於原住民所自製之獵槍，乃專供其獵捕維生之生活工具，且其結構、性能及殺傷力，均遠不及制式獵槍，為恐原住民偶一不慎，即蹈法以第 8 條相加，實

嫌過苛，爰增訂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立法院公報第 86 卷第 48 期第 85 頁參照）；90 年 11 月 14 日修正公布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則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其修法意旨略以：「一、屬於供作生活上及文化上工具之用，而無據為犯罪工具的意圖。二、未經許可者應循本條文第 3 項授權命令的行政罰及其行政程序予以補正即可。三、以落實憲法增修條文及符合本條例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目標與規範意旨。」（立法院公報第 90 卷第 53 期院會紀錄第 1 冊第 360 頁參照）。立法者係為尊重原住民依其文化傳承之生活方式，就原住民基於生活工作之需而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之違法行為除罪化，僅以行政處罰規定相繩（參文件 2，第 13-14 頁）參照。由上述可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之立法目的旨在尊重原住民依其文化傳承之生活方式，只要：（1）使用目的係屬於供作生活上及文化上工具之用，且；（2）自製獵槍之結構、性能及殺傷力較低者，均在立法者所欲之除罪範圍內。換句話說，原住民自製之獵槍是否為「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顯然不在立法者當初制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除罪範圍的考量範疇，本案確定判決適用法律已逾越立法目的甚明。

(2) 從歷史解釋以觀，原住民並無自製獵槍之傳統文化，本案確定判決將「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作為認定被告持有之獵槍不符合自製獵槍之要件，其解釋方法顯與立法事實不符：

A. 在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中，多位大法官不約而同指出原住民使用「制式獵槍」已有相當悠久之歷史，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關於原住民持有「自製獵槍」始能主張除罪之規定，其實是來自於立法事實的誤解，尤其是主管機關內

政部警政署長期的行政怠惰，最後才會無中生有創造出台灣原住民有自製獵槍的傳統文化。

B. 例如謝銘洋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即指出：「在 1983 年以前，台灣原住民依內政部於 1946 年公布的『自衛槍枝管理條例』以及 1971 年發布的『台灣地區獵用彈藥獵槍配件供銷管理辦法』，得使用制式獵槍以及制式彈藥作為打獵的工具。1983 年槍砲條例制定後，進入民用槍枝彈藥全面管制年代，對於原住民的獵槍使用亦為禁止，但是在該條例第 14 條規定：『獵槍、魚槍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然而主管機關卻一直未為規定。1996 修正槍砲條例時，立法院有鑑於『本法施行至今，已逾 12 年，內政部迄今未訂定本條之管理辦法，其漠視法律之尊嚴及忽略『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權益，莫此為甚。故修改限 6 個月內制訂本條之管理辦法，以免內政部再輕忽法律威信。』（見 1996 年槍砲條例第 14 條修正理由）因而修正第 14 條規定，限內政部於 6 個月內訂定管理辦法。隔年，1997 年內政部終於公布『生活習慣特殊國民獵槍魚槍刀械管理辦法』（後於 2002 年廢止）第 3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生活習慣特殊國民，指原住民及實際從事採捕水產動物持有漁船船員手冊之漁民（第 1 項）。所稱獵槍、魚槍、刀械，指本條例第四條所列獵槍、魚槍、刀械，且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漁獵、祭典等生活工具（第 2 項）。獵槍以自製或繼承他人自製者為限（第 3 項）』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原住民得自製或持有獵槍、魚槍、刀械，每人以各二枝為限，每戶不得超過六枝。』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自製或持有獵槍、魚槍、刀械，應以書面向戶籍所在地警察分駐（派出）所報備，自製完成或持有後，應持向戶籍所在地警察局查驗烙印給照，遺失執照者，亦同。』這是最早出現原住民僅得使用『自製』

1 獵槍的辦法規定。內政部警政署代表於言詞辯論時，對於當初規  
2 定限於自製獵槍的原因，表示在制定生活習慣特殊國民獵槍漁槍  
3 刀械管理辦法過程中，曾經到 8 個縣市原住民部落實際訪視，發  
4 現原住民所使用的槍枝多是使用自製的前膛槍。然而當時的時空  
5 環境背景的實況是，台灣原住民當時在行政長期怠惰十餘年未依  
6 立法機關的要求制訂管理辦法，使原住民得合法使用獵槍的情形  
7 下，原住民在無獵槍可用的情形下，不得已只能以簡單的材料和  
8 火藥製造簡陋的前膛槍進行狩獵。嗣後槍砲條例於 1997 年修法，  
9 考慮到『基於原住民所自製之獵槍，係屬傳統習慣專供獵捕維生  
10 之生活工具，且其結構、性能及殺傷力，均遠不及制式獵槍，為  
11 恐原住民偶一不慎，即蹈法以第八條相加，實嫌過苛，爰增訂得  
12 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並得排除本條例強制工作之適用。』（立  
13 法院公報第 86 卷第 48 期第 85 頁參照），對於原住民使用獵槍『減  
14 輕或免除其刑』，並得排除強制工作，立意固然良好，但是卻將  
15 上述『自製』的要求，『將錯就錯』地納入法律的要件中，於第  
16 20 條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陳列或持有自製之  
17 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不適用前條之  
18 規定（第 1 項）。原住民相互間販賣、轉讓、出租、出借或寄藏  
19 前項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亦同（第 2 項）。』（[文件 3](#)，  
20 第 6-8 頁）。

21 C. 又如 許志雄大法官釋字第 803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22 亦指出：「況原住民使用制式獵槍狩獵已有相當久之歷史，且「自  
23 製」獵槍本非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多數意見卻未詳細檢證有關  
24 立法事實，而逕認定系爭規定一除罪化之對象限於自製獵槍，不  
25 及於其他制式獵槍為合憲，其顯然扭曲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輕忽原  
26 住民文化權之保障。」（[文件 4](#)，第 11 頁）。

27 D. 再如 許宗力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亦



指出：「況且綜觀歷史，原住民族其實並無自製獵槍之『傳統』文化，獵槍並非如同其他冷兵器如弓箭等，可能由包括原住民在內之一般人依自身能力『自行製造生產』。原住民族接觸獵槍此種新式狩獵工具，一開始也是來自與外界之接觸，數百年來都是以交易方式取得已製造完成之『制式獵槍』」、「但上開立法理由以准許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乃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顯係倒果為因，並不符合原住民族數百年來使用包括制式獵槍在內之各式狩獵工具之文化實態。」(文件 5，第 7 頁)

E. 以及蔡明誠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均指出：「從臺灣獵槍及魚槍管制及放寬措施發展而言，在 72 年制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時，曾就獵槍及魚槍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者，擬已訂定子法管理，但當時惜未就自製獵槍有所著墨，且因制式獵槍改列為管制品，不得販售給原住民狩獵之用，轉以製造結構簡單之非制式定裝彈藥之前膛槍，作為狩獵之槍枝來源。85 年修正前述條例時，限期（6 個月內）訂定生活習慣特殊國民獵槍魚槍刀械管理辦法，當時僅係將 72 年至 85 年間，原住民因無槍彈可用，而將自製前述前膛槍，就地合法化，亦即獵槍之許可範圍，限於自製或繼承他人自製者，論者認為此時方正式將自製概念納入我國法令規範之中。」(文件 6，第 12 頁)。

F. 由上述可知，「自製」獵槍並非臺灣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立法者以「自製之獵槍」作為除罪之要件，其實是當時行政機關行政怠惰、未依立法機關要求在期限內制訂管理辦法之產物，自不得因此倒果為因、無端創設臺灣原住民族製槍之傳統文化。既然原住民沒有自製獵槍之傳統文化，又何來「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之有？然而，本案確定判決未察上述立法事實與過程，憑空想像並自行創造「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之要件，

顯然忽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之立法事實與脈絡。

(3) 從合憲性解釋以觀，原確定將「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作為認定「自製獵槍」之要件，亦違反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身體權及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意旨：

A. 按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謂：「生命權及身體權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本院釋字第 689 號、第 780 號及第 792 號解釋參照）。另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為其文化權利之重要內涵而受憲法保障，國家既許可原住民得依法持有自製之獵槍而進行狩獵，自負有保障原住民得安全從事合法狩獵活動之義務，俾利其行使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而自製獵槍係原住民合法狩獵工具之一，若於法制上對其規格與製作過程有所規範，自應履踐使原住民得安全從事合法狩獵活動之國家義務，除應使其具備一定之打獵功能外，亦應同時顧及獵人以及第三人於槍枝製作、使用時之生命與身體之安全，以保障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及原住民與第三人之生命權及身體權。」（參文件 2，第 15-16 頁）等語，已明確揭示國家負有保障原住民得安全從事合法狩獵活動之義務，此項憲法戒命不僅拘束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亦包括司法機關行使審判職權、解釋適用法律在內。

B. 次按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另稱：「惟系爭規定二，僅將自製之獵槍限縮於須逐次由槍口裝填黑色火藥之單發前膛槍及使用打擊打釘槍用邊緣底火之空包彈引爆（即工業用底火，俗稱喜得釘）之『準後膛槍』，且其填充物僅以非制式子彈為限，構造尚屬粗糙。更因其法定規格與原住民自製能力之限制而難有合宜之保險設計，且自製獵槍製作後未經膛壓驗證測試，於槍枝製作不良時，即可能引發膛炸、誤擊或擦槍走火造成死傷等事件（立法院公報第 110 卷第 17 期，委員會議紀錄，第 207 頁參照），

因而對於原住民甚至對第三人造成傷害。況系爭規定二就自製之獵槍，限於申請人自行獨力或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原住民協力之製作，而未基於安全性及穩定性之考量，為相關之輔助機制；且未對原住民自製之獵槍建立完整之安全驗證制度及安全使用訓練機制。綜上，系爭規定二對於自製獵槍之規範尚有所不足，未符合使原住民得安全從事合法狩獵活動之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身體權及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意旨有違。」等語（參文件 2，第 16-17 頁），業已揭示「填充物僅以非制式子彈為限，構造尚屬粗糙」、「法定規格與原住民自製能力之限制而難有合宜之保險設計」、「自製獵槍製作後未經膛壓驗證測試」、「欠缺輔助機制、安全驗證制度及安全使用訓練機制」等要素，均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身體權及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意旨有違。

C. 查本案確定判決謂：「本案確定判決說明該槍枝既可使用口徑 12GAUGE 之制式散彈，自非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益顯與原住民族所自製獵槍不同」等語，其以「可使用制式散彈」作為認定「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之要件，反面來說就是限制原住民自製獵槍之填充物僅能以非制式子彈為限。然而，前述大法官解釋意旨已清楚表示「填充物僅以非制式子彈為限，構造尚屬粗糙」，即在指摘過去法院實務逕將「自製子彈」作為「隱藏式構成要件」的說法，孰料最高法院卻仍在本案確定判決沿用相同法律見解，更妄稱「該號解釋於本案確定判決所為論斷，並無影響。」云云，顯然無視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之意旨。

D. 除「自製子彈」之問題外，姑不論本案確定判決所謂「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高度抽象而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之虞，以及忽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之立法脈絡等



問題，該要件本身也有高度違憲疑慮。蓋大法官已經清楚表示現行《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關於自製獵槍之定義會有「法定規格與原住民自製能力之限制而難有合宜之保險設計」、「自製獵槍製作後未經膛壓驗證測試」、「欠缺輔助機制、安全驗證制度及安全使用訓練機制」這些問題；其中所謂的「保險設計」、「膛壓驗證測試」、「輔助機制、安全驗證制度及安全使用訓練機制」都是現代化的槍枝管理機制，實難想像可以符合本案確定判決所稱的「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之要件。反過來說，本案確定判決所稱的「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的自製獵槍，就是欠缺「保險設計」、「膛壓驗證測試」、「輔助機制、安全驗證制度及安全使用訓練機制」，顯然未符合使原住民得安全從事合法狩獵活動之要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身體權及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意旨有違。

(4) 綜上，本案確定判決將「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作為自製獵槍之要件，已違反文義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與合憲性解釋等解釋方法甚明，亦違背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已牴觸憲法意旨，懇請 鈞院明鑒。

**(三) 本案確定判決以「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作為判斷是否符合「自製獵槍」之要件，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1. 按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謂：「法律明確性要求，非謂法律文義應具體詳盡而無解釋之空間或必要。立法者制定法律時，自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與用語，包括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本院釋字第 432 號、第 521 號、第 594 號、第 602 號、第

690 號、第 794 號及第 799 號解釋參照)。系爭規定一明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而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僅應處以罰鍰，而不適用相關刑罰之規定。其中『自製之獵槍』一詞，尚非罕見或一般人難以客觀理解之用語，法院自得本其文義與立法目的，依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適當闡明其意涵而為適用。是系爭規定一關於自製之獵槍一詞，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等語（參文件 2，第 14-15 頁），明確揭示關於「自製獵槍」如何通過法律明確性審查之標準，即「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

2. 本案確定判決謂：「原確定判決說明該槍枝既可使用口徑 12GAUGE 之制式散彈，自非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益顯與原住民族所自製獵槍不同，而該槍枝既非屬原住民以其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再由被告取得，顯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自製獵槍」之構成要件不符，尚無援引該條項之規定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等旨，經核於法尚無不合」等語，其解釋適用法律之方法，實難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應不符合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3. 詳言之，「自製獵槍」本身已經是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結果本案確定判決不但未試圖透過各種解釋方法將該要件加以具體化，反而再用一個更抽象的「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名詞來解釋適用法律，根本無助於爭議之釐清。試問：所謂的「原住民文化」所指為何？該「原住民文化」指的是某一個特定時期的原住民文化態樣，抑或是屬於流動的概念，可以隨著時間、社會、科技的進展而改變？所謂的「允許」指的又是什麼？判斷標準是以原住民為主體，還是以國家管制的角度出發？本案確定判決完全未釐清解決這些問題，徒以高度抽象的「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要件來解釋「自製獵槍」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毋寧只是「先射箭、再畫靶」的套套邏輯。

4. 再者，所謂的「可使用口徑 12GAUGE 之制式散彈」也根本未曾以任何形式公告周知，試問一般人（例如聲請人）如何能夠預見？簡單來說，假設真的有原住民具有自製可使用制式散彈的自製獵槍，這個人也根本不可能會在造槍的時候，就可以未卜先知預期到「未來某一天」會有法院創造出「可使用口徑 12GAUGE【制式散彈】」之消極要件。

（四）系爭獵槍無論在外觀、功能與結構，均與日治時期官方提供予原住民族狩獵的修正村田式獵槍相仿；即便國民政府來臺後，也持續沿用村田式獵槍政策，包括 72 年立法院製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時，當時內政部長也公開表示會「從寬處理」。本案確定判決透過「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的解釋方法，將過去可合法使用、符合立法目的且滿足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保障原住民狩獵文化權之獵槍，從「合法」變成「非法」，甚至給予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的評價，顯與憲法價值相悖：

1. 論者曾指出，在 106 年 2 月 9 日最高法院審理王光祿非常上訴專家調查庭中，以直播畫面公佈了王光祿被查扣的槍枝照片，比對後，與日治時代官方提供予原住民族狩獵的「村田銃の銃」（Murata Shotgun）幾乎一模一樣，兩者均為栓動式（Bolt Action）的單發霰彈槍，無儲存彈藥與自動上彈機構，一次均僅得裝填一發，在槍枝長度與槍機結構，兩把槍可謂別無二致」系爭獵槍無論在外觀、功能與結構，均與日治時期官方提供予原住民族狩獵的村田式獵槍相仿（[文件 7](#)、[文件 8](#)）。

2. 其次，在台灣狩獵研究會在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出具之法庭之友意見書（[文件 9](#)）中，亦說明近代原住民使用之槍械脈絡，其中關於日治時期日本官方如何改裝村田銃提供給台灣原住民使用、國民政府如何沿用村田槍政策向台灣原住民調換非生活所必需之手槍、步槍、機槍，以及後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的立法過程與「自

1 製獵槍」之濫觴，均有詳盡之論述。由上述資料可知，「修正村田銃」  
2 的設計不但從步槍彈改成霰彈，且一次只能裝填一發彈藥，無法快  
3 速連續擊發，既能弱化武力同時滿足原住民族狩獵需求；國民政府  
4 來台後，繼續沿用日治時期的管理政策，台灣省政府同樣係以村田  
5 槍替換原住民手中的軍警用連發槍械，以維護治安與兼顧原住民狩  
6 獵需求。

- 7 3. 再者，主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主責機關內政部和警政署，  
8 也在民國 72 年立法院研議制定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時，表  
9 示對於原住民持有獵槍採取寬容的態度，例如：

10 (1) 內政部長林洋港：「……獵槍、漁槍等在自衛槍枝管理條例中屬  
11 乙類槍枝（按：乙類獵槍係制式獵槍），有從寬受理登記之規定，  
12 對於山胞持有獵槍、漁槍而未登記者，一定會從寬處理，因為這  
13 些都是山胞生活的必需品。」（民國 72 年 4 月 2 日）

14 (2) 警政署副署長張周天：「自衛槍枝管制條例仍然准許持有獵槍、  
15 漁槍，本條例則是專指作為犯罪用的獵槍、漁槍，自衛槍枝條例  
16 並未廢止，故未限制山胞持有，二者並不衝突。」（民國 72 年 4  
17 月 21 日）

- 18 4. 由上述可知，系爭獵槍與日治時期官方提供予原住民族狩獵的修正  
19 村田式獵槍相仿，兼顧維護治安與原住民狩獵需求，也為國民政府  
20 所肯認，甚至比起被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宣告違憲的《槍砲彈  
21 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之「自製獵槍」，更符合憲法保障原  
22 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及原住民與第三人之生命權及身體  
23 權之意旨。然而，這樣一把被認為「兼顧維護治安與原住民狩獵需  
24 求」的合法獵槍，卻在數十年後被法院憑空創造的「以原住民文化  
25 所允許之方式製造」要件排除在除罪範圍之外，甚至還據此判決聲  
26 請人三年二個月的有期徒刑；更令人遺憾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上述  
27 「從寬受理登記」、「未限制山胞持有」的政治承諾，主管機關不但

1 沒有兌現，反而還因為行政怠惰創造出對原住民族極為不利的「自  
2 製獵槍」概念，再透過法院罔顧立法事實將無數原住民以刑罰相繩，  
3 無論從歷史或立法目的上來看，均已嚴重背離我國憲法之價值。

4 **（五）退步言，就算聲請人持有之系爭獵槍不符合自製獵槍之定義，立法**  
5 **者漏未規範「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非原住民自製獵槍+供作生活工**  
6 **具之用」之法律效果，應屬立法疏漏。反過來說，如果上述情形仍**  
7 **得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 條第 4 項相繩，將有違反平等**  
8 **原則與比例原則之虞：**

9 1. 按本案確定判決謂：「原確定判決說明該槍枝既可使用口徑  
10 12GAUGE 之制式散彈，自非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益  
11 顯與原住民族所自製獵槍不同」等語，復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12 第 4 條修正理由謂：「依司法實務相關見解，制式槍枝係指『經政府  
13 立案、合法工廠生產之槍枝』；非制式槍枝則指『非政府立案合法工  
14 廠或私人自行生產之土造槍枝，又可分為仿造槍（仿制式槍枝）、改  
15 造槍（改造信號槍、改造玩具槍）及各式土造槍枝（如鋼管槍）』」  
16 等語（[文件 10](#)），顯然最高法院在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17 第 20 條第 1 項除罪條款時，針對原住民所持有之獵槍區分為下列幾  
18 種態樣：

- 19 (1) 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制式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排除適用  
20 (2) 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原住民自製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除  
21 罪，除以行政罰  
22 (3) 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非原住民自製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  
23 排除適用？

24 2. 就上述（1）的部分，由於立法理由明確揭示「立法目的係基於原住  
25 民所自製之獵槍，係屬傳統習慣供獵捕維生之生活工具，且其結構、  
26 性能及殺傷力均遠不及制式獵槍」之意旨，明確排除「制式獵槍」，  
27 此部分已經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肯定其尚不生違反憲法比例原

則之問題，固無疑義。

3. 然而，針對上述（3）的部分，例如本案聲請人遭法院認定持有之系爭獵槍為土造獵槍，同樣不屬於「制式獵槍」，且無論在外觀、功能與結構均能夠兼顧維護治安與兼顧原住民狩獵需求，卻不能同樣享有除罪之待遇，應為立法之疏漏，法院不應逕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 條相繩。
4. 詳言之，從立法理由可知，立法者針對自製獵槍加以除罪化，無非係著眼於其結構、性能及殺傷力，均遠不及制式獵槍，此部分與「是否為原住民製造」並無必然關連。換句話說，「自製獵槍的結構、性能及殺傷力」取決於製槍工業技術的客觀條件，跟製槍者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一點關係都沒有。倘若立法者當初係有意將除罪範圍限縮在「原住民製造之獵槍」，進而排除「非原住民製造之獵槍」，豈非預設「原住民」的製槍工業技術必然低於「非原住民」？此種毫無根據即貶低特定族群的能力，認為特定族群必然不如其他族群的說法，難道不構成種族歧視？因此，與其說立法者當初係刻意將除罪範圍限縮在「原住民製造之獵槍」，而有涉及種族歧視之嫌，毋寧說係當年立法者的立法疏漏，未將上述（3）之情形考慮在內。
5. 若對照內政部及警政署在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中所提出的資料，更可佐證上述立法疏漏之說法。其在《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 12860 號王光祿等解釋案爭點題綱內政部及警政署說明資料》表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本身只有出現自製獵槍，但並未對何謂自製獵槍作出定義，該辦法可否就自製獵槍定義與結構作說明，且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為何僅限於前膛槍，吾人須探究當時訂定辦法時限定前膛槍之理由，究竟原住民使用獵槍是制式、非制式或自製，尚有不同看法，以長遠歷史而言，因供狩獵或自衛槍枝，均屬國外傳入，故而主張原住民自始即使用制式獵槍，從無自製之傳統；但後期因受到槍枝嚴格管制禁止持有，除經合法申准持有自



1 衛槍枝（乙種槍類具有自衛性能之各式獵槍及彈藥）之外，從而仿  
2 照而進行自製，世代相傳而延續至今，至少亦有數十年之久，復該  
3 條例第 20 條第 3 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於 86 年訂定生活習慣特殊  
4 國民獵槍魚槍刀械管理辦法，當時為確認原住民使用槍枝種類，本  
5 部警政署派員至 8 個縣市原住民部落實地訪視，發現原住民所使用  
6 之槍枝，多是土造製成，除打擊底火方式有所差異外，規格形式大  
7 致相同，本部遂於 87 年 6 月 2 日以台(87)內警字第 8770116 號  
8 函公布。因此，自製獵槍之定義，當時是查訪原住民各族用槍情形  
9 所訂定，符合當時原住民擁有獵槍的情形（多為前膛槍），且基於維  
10 持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身體之安全考量，前膛槍危害程度較制  
11 式槍枝為輕，以此限定，符合原住民使用情形與治安之需求。」等  
12 語（[文件 11](#)，第 7-8 頁），可知關於自製獵槍的濫觴，是內政部警政  
13 署派員至原住民部落實地訪視而來，重點是「原住民所使用之槍枝，  
14 多是土造製成」，跟槍枝是否為原住民製造並無任何關聯。

- 15 6. 既然「原住民未經許可+持有非原住民自製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  
16 屬於立法疏漏，若將上述情形（例如本案）逕自適用《槍砲彈藥刀  
17 械管制條例》第 8 條第 4 項規定，透過刑罰加以處罰，將使得「結  
18 構、性能及殺傷力」同樣不及於制式獵槍的「非原住民自製獵槍」  
19 與「原住民自製獵槍」形成差別待遇，而有違反平等原則之嫌。另  
20 一方面，明明「非原住民自製獵槍」的結構、性能及殺傷力均不及  
21 於制式獵槍，一律回歸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 條第 4  
22 項之規定，顯然也不成比例。

23 （六）準此，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關於自製獵槍定義之釋示應不限於  
24 「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之獵槍，而應認「凡原住民本  
25 於其文化傳統所形成之特殊習慣，專為其於生活中從事狩獵活動使  
26 用，非為制式或合法兵工廠生產，而為簡易自製之槍枝即屬之，且  
27 不以專恃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內容者為限」（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416 號刑事判決參照，[文件 12](#)，第 4-5 頁），則本案確定判決係違背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意旨，亦違反憲法上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應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等，應受違憲宣告。

**（七）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稱原住民基於非營利性自用目的而得獵捕野生動物，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等語，係對未來立法方向之指示，非對現行法之闡釋，本案確定判決卻錯誤解釋，違背釋字第 803 號解釋意旨：**

1. 關於原住民得否基於傳統飲食與生活文化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然而，原住民基於傳統飲食與生活文化所為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即使限於非營利性自用之需，仍將會對野生動物，尤其是保育類野生動物（包括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生存已面臨危機之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造成相當大危害。從而，立法者於規範原住民基於傳統飲食與生活文化下因非營利性自用之需而得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範圍時，除有特殊例外（例如野生動物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之情形），應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於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原住民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管制規範之情形，主管機關應審慎衡酌野生動物之保育、物種多樣性之維護及自然生態之平衡等重大公共利益，尤其考慮其珍貴性、稀少性與存續危機之具體情形，就原住民基於傳統飲食與生活文化下因非營利性自用之需而申請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部分，採特別嚴格之管制手段，僅於特殊例外（例如野生動物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之情形），始得予許可，以求憲法上相關價值間之衡平。」（參[文件 2](#)，第 19 頁）。自文義而言，前開解釋使用「立法者於規範原住民基於傳統飲食與生活文化下因非營利性自用之需而得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範圍時……於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原住民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管



1 制規範之情形…」等字句，即可明顯知悉大法官所指僅於特殊例外  
2 始得許可獵捕保育類動物之情形，係指「未來」於立法者訂定或授  
3 權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規範時，而非指現行法之解釋為不得獵捕保育  
4 類動物。

- 5 2. 再者，許志雄大法官提出、黃昭元大法官加入之司法院釋字第 803  
6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已明白指出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  
7 釋之真意：「補充一言，本號解釋前開有關保育類野生動物應嚴格管  
8 制自用需求之獵捕部分，係對未來立法方向之指示，並非現行法意  
9 涵之闡釋。」(參文件 4，第 13 頁)，清楚揭示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  
10 解釋有關自用目的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應嚴格管制之敘述，係對未  
11 來立法方向之指示，並非對現行法意涵之闡釋；復參照謝銘洋大法  
12 官提出之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亦指出：「基於  
13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的規定，係明文排除第 17  
14 條第 1 項（原則禁止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及第 18 條第 1 項（原則  
15 禁止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各款規定的限制。因此當本件解釋認為  
16 非營利性自用，也是屬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範疇，其獵捕的範圍，  
17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的文義而言，自是不受禁  
18 止獵捕一般類或保育類野生動物原則的限制。如果按照本件解釋意  
19 旨，非營利性自用僅以一般類野生動物為限，始符合《野生動物保  
20 育法》保育野生動物的意旨，則不僅違反立法者於《野生動物保育  
21 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明白表示的規範意旨，而且將衍生出下  
22 列問題：原住民族為自用以外的傳統文化、祭儀之需要而為的獵捕，  
23 是否也應僅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若然，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4 21 條之 1 第 1 項將第 18 條第 1 項保育類野生動物明文排除的規定，  
25 豈不形同具文？.... 本席認為，除非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  
26 之 1 第 1 項後段不受第 18 條第 1 項的限制部分宣告違憲（但這並不  
27 在釋憲聲請範圍），否則若基於保育類野生動物有較高程度的保護程

1 度要求，而要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對原住民族  
2 的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的獵捕範圍有更為嚴格的限制規範，應該  
3 屬於國會裁量的權限範圍。。」（參文件 3，第 18-19 頁）。可知若將  
4 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為現行法係認自用目的不得獵捕保育類野  
5 生動物，則顯然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不  
6 受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  
7 限制」之文義不符，而使得《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  
8 後段形同具文，且因《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後段不  
9 受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之部分並未被宣告違憲，實難自《野生動物保  
10 育法》現行文義得出應對保育類野生動物有較高保護程度之意旨。  
11 因此，唯一可能的解釋方法為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係對於未來  
12 立法方向之指示，並非對現行法的闡釋。

- 13 3. 此外，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謝銘洋大法官提出之司法  
14 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明揭《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15 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不予受理，益證該號解釋前開有關保育類野  
16 生動物應嚴格管制自用需求之獵捕部分，係對未來立法方向之指示。  
17 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四、不受理部分…另聲請人五主  
18 張《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牴觸憲法部分，  
19 究其所陳，要屬個案法律解釋與適用之問題，應不受理。」（參文件  
20 2，第 26 頁）；謝銘洋大法官提出之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部分不  
21 同意見書對此說明：「《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規定為本件解釋所  
22 不受理，本席認為這是法律解釋適用的問題。……然而《野生動物保  
23 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明文規定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  
24 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不受第 18 條第 1 項  
25 規定之限制，既然不受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理論上自無可能  
26 構成《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的未具  
27 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條件。若認為原住民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應受刑事制裁，則其刑事處罰的構成要件，至少要有像第 51 條之 1 的明確規定：『原住民族違反第 2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始符合罪刑法定原則，而不是以間接推論的方式（例如認為未經許可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都有行政罰，則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理論上應該也要有處罰），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處以刑罰」（參文件 3，第 24-25 頁），即指出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明文排除不受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則無可能構成《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第 1 項刑罰，因此無宣告《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第 41 條等規定違憲之必要，而僅是法律解釋論的問題。反面而言，假設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稱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規定解釋為嚴格限制獵捕保育類動物為真（假設語氣，聲請人否認之），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第 41 條等規定必須同時宣告違憲，否則將造成《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明揭不得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卻在同條後段又稱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受刑罰處罰，顯有牛頭不對馬嘴之矛盾，然而，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實際上並未將《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8 條、第 41 條等規定同時宣告違憲，合理之解釋應是：原住民族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動物依現行《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不處以刑罰，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所稱原住民族基於自用目的不得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規定，係對未來立法方向之指示，始符邏輯。

4. 再查，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理由書於論述事前許可制爭點時說明：「是原住民或部落等欲依法申請從事獵捕活動時，即可能因系爭規定六之要求，而被迫違逆其傳統文化所傳承之思想與觀念。基此，系爭規定六對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已構成相當程度之



限制，非僅屬微量干預。從而，該等限制即應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細究系爭規定六之規範意旨，應係要求申請人於獵捕活動前即預估其獵捕動物之成果，以為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憑據，其固非全然無助於系爭規定四所欲追求之立法目的，尤其是其中保護野生動物之目的之達成。然而，影響狩獵活動實際所得之因素極多，除人為因素外，更取決於天候條件與自然環境等人力較難操控之自然因素，因此，實際狩獵所得並非於提出申請時即可明確掌握。由此可知，申請人依系爭規定六之要求而得以記載者，充其量僅是其主觀期待獵捕之物種與數量。此等申請人於狩獵活動開始前就狩獵成果之主觀性期待或臆測，就該等目的之達成而言，助益實屬有限。」

（參文件 2，第 24-25 頁），係認「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下稱狩獵辦法）要求原住民於事前就獵捕動物種類、數量等要件詳以敘明，不僅無法達成保護野生動物之目的，更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的思想及觀念難以相容，過度限制其狩獵文化，況除人為因素外，狩獵所得更取決於天候條件與自然環境等人力較難操控之自然因素，因此，狩獵所得之物種及數量居均非提出申請時即可預先知悉。由此可證，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真意係指主管機關未來訂定事前審核原住民獵捕保育類動物申請之規範時，於可掌控之審核範圍內，原則上不予准許，而非謂原住民獵捕到保育類野生動物時即處理刑罰，兩者係屬二事，否則將造成大法官一方面理解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無法可預先知悉獵捕到一般類或保育類野生動物，另一方面卻又稱原住民族若獵得保育類動物將處以刑罰，兩者如何有兼具的可能？

**（八）本案確定判決認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無《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適用，再違反憲法上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意旨：**

1. 復從合憲性解釋以觀，本案確定判決認為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

有關保育類野生動物應嚴格管制自用需求之獵捕部分，係針對現行法意涵之闡釋，其結果將會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顯非大法官所樂見，亦與該號解釋揭示原住民之狩獵文化權受憲法保障之意旨相違背。倘若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意旨解為原住民基於自用等非營利目的未經許可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在《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除罪化範圍（假設語氣，聲請人否認之），換言之，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動物的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均同樣被視為違反同法第 18 條規定而須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處以刑罰的話，將會導致原住民縱有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其狩獵文化權，再加上原基法第 19 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等除罪化條款、阻卻違法事由等前提下，原住民未經許可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其法律效果卻與毫無相關規定適用的非原住民相同，而被相同評價為受刑罰處罰，法律效果顯不相當，輕重失衡，難謂符合比例原則，圖示如下圖（一）。亦違背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之意旨，將致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之理由前後矛盾。

圖（一）：比例原則



理論上A≠B，若解釋為A=B，不符合比例原則。

2. 再自平等原則而言，若依本案確定判決之意，原住民在諸多的除罪

化條款和阻卻違法事由堆疊下，法律效果仍與非原住民者相同，則是否意味著國家法律看待原住民的狩獵文化權是否劣於非原住民？否則何以加諸了如此多的除罪化事由後，仍獲得與非原住民狩獵同樣的刑罰結果？如此的解釋方式，並未將受有狩獵文化權保障之原住民與無狩獵文化權保障的非原住民為差別待遇，明顯違反憲法所揭示：「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之平等原則，圖示如下圖(二)。因此，若將本案確定判決解為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係針對現行法意涵之闡釋，不僅與其所稱原住民享有憲法保障的狩獵文化權意旨不符，更恐有原住民本質上劣於非原住民族群歧視之虞，實難想像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一方面確立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憲法上地位，另一方面卻又對於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予以歧視對待，此等嚴重矛盾顯不合理。

圖（二）：平等原則



⇒ 得出非原住民優於原住民之結論，恐有族群歧視之虞。

3. 由此足證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所指對於原住民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應採嚴格管制，應如同前揭許志雄、謝銘洋大法官所述，係對未來立法方向之指示，並非現行法意涵之闡釋，否則將與司法院釋

字第 803 號解釋稱應給予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憲法上之保護相互扞格、邏輯混亂。

(九) 更令人遺憾的是，除本案確定判決外，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出爐後，實務判決幾乎與本案確定判決採取相同見解，錯誤解讀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關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意旨，導致眾多原住民遭起訴、並判決有罪（[文件 13](#)），有罪結果更恐生連鎖效應，使其他原住民擔心槍枝不符自製獵槍定義或是誤捕保育類動物而再也不敢狩獵，導致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滅絕，嚴重違背憲法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權之意旨，因此本案確定判決實有立即宣告違憲之必要。

(十) 綜上可知，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雖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未違憲、原住民基於非營利性自用目的而得獵捕、利用之野生動物，不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云云，惟自製獵槍之定義應不限於「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之方式製造」之獵槍，而應認「凡原住民本於其文化傳統所形成之特殊習慣，專為其於生活中從事狩獵活動使用，非為制式或合法兵工廠生產而為簡易自製槍枝即屬之，且不以專恃狩獵維生或以狩獵為其生活主要內容者為限」；而嚴格限制原住民基於非營利自用目的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部分係對未來立法方向之指示，非對現行法之闡釋；復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1 條規定可知，原住民現在基於傳統文化（包含非營利自用）、祭儀未經許可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應屬行政罰問題，與刑罰無涉。準此，本案確定判決錯誤解讀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而認聲請人持獵槍獵捕保育類動物之行為無法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1 條等規定除罪，不僅違背憲法上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亦違背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意旨以及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意旨，即應受違憲宣告，並廢棄發回最高法院。

1

2

###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附件	委任狀及律師證書影本各貳份。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註
文件 1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非字第 1 號刑事判決(下稱本案確定判決) 乙份。	頁 1
文件 2	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影本乙份。	頁 19
文件 3	謝銘洋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乙份。	頁 50
文件 4	許志雄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乙份。	頁 77
文件 5	許宗力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乙份。	頁 92
文件 6	蔡明誠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乙份。	頁 104
文件 7	陳采邑，揭開原住民自製獵槍的神秘面紗-從布農族王光祿狩獵案件談起，全國律師，2018 年 11 月。	頁 127
文件 8	台灣狩獵研究會，無法定義「傳統」，就別因「不夠傳統」逮捕他——從一張獵槍照片看布農獵人王光祿 獵 槍 案 ， 網 址 <a href="https://www.matataiwan.com/2017/02/12/talum-hunting-gun/">https://www.matataiwan.com/2017/02/12/talum-hunting-gun/</a>	頁 131
文件 9	台灣狩獵研究會於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	頁 133
文件 10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 條修正理由。	頁 181



文件 11	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 12860 號王光祿等解釋案爭點題綱內政部及警政署說明資料。	頁 185
文件 1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416 號刑事判決乙份。	頁 206
文件 13	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公布釋憲結果後原住民狩獵有罪判決之整理表乙份。	頁 220

**謹 狀**

**憲法法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7 月 6 日

**【以下空白，下接狀尾】**

具狀人： 王光祿

撰狀人： 林秉嶽律師

羅惠馨律師